

方言与识字

庞雨,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,喜欢读书,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籽树



四川很多地方,有一种灌木,生命力特别旺盛,再贫瘠的地方都能生长。它低矮,瘦弱,长不高,长不壮,干硬的枝干上满是锐利的尖刺,细小的叶片在阳光下浓绿闪亮。深秋时节,绿叶落尽,一树亮丽的红色,仿佛星星点点的火苗在树上闪烁。这些细微的火苗,是它成熟的果实,经冬不坠,虽酸涩,却可食。农家小孩折一枝,拿在手里,边走边一粒粒摘下,送入口里,细咀慢嚼,其情其态,仿佛桃源中人。树,叫zǐ'r树;果实,名zǐ'r。

籽树,《宣汉县志(民国版)》卷四《物产志》之“植物所属”有“籽树”一条:“籽树,灌木也,生河边及乱石中,秋深结实,溜圆如珠,鲜红欲滴。食之粉腻,酸而微甜,参饭、做粑可以救荒。嘉庆中年,且有储之以搭田价者。”志中籽树,与家乡到处都是的zǐ'r树无异。在主持编撰民国《宣汉县志》的曾祖虎麟炳(字斗南)笔下,口语里的zǐ'r树,写作籽树。

籽,本指植物的种子。植物的种子,几乎都是植物的果实,所以籽也可称植物的果实。植物似乎都有果实,多以不同的果实命名,比如樱桃树、杏树、桃树、李树、梨树;只籽树以果实的通称“籽”为名。究其原因,或许是:籽树之籽小而微,只是儿童戏吃的玩意,并非真正的水果,懒得给它取独特的名字;深秋叶尽,满树都是籽,虽小却多得有些霸道,仿佛树为籽生、籽是树魂,乃概略地借籽入名,称其为籽树。

重庆云阳的龙缸景区,建有云端廊桥,称“天下第一廊桥”;有一天坑若缸,称“天下第一缸”。景区在山顶公路两侧,遍植籽树。深秋时节,公路两侧红艳艳的籽树一株挨着一株,近看,仿佛一堆堆燃烧的柴火,一支支高擎的火把;远望,则如一条游动的火龙,盘旋矫夭,蜿蜒起伏。鲜红欲滴的籽欢快地摇曳、颤动,仿佛朴实的山民笑脸相迎。山风清凉,却无由地感觉到丝丝火的暖意,流连其间,别有趣趣,乐不知返。



德立散打

何德立,网名“荷叶”,年过四旬,其貌不扬,心很善良,曾做过超市售货员,现为社区工作人员,“刘哥”的老婆,“胖子”的妈。下班之余,喜欢捉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,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,经她娓娓道来,则令人捧腹,会心一笑。

表扬的话,刘哥都可以说得这样不入耳,也是本事。我哭笑不得,看他一眼。他就起身去买单去了,我发现刘哥是不怎么会说话,但是,他今天做事值得表扬,一点都不小气。我同学还抢着去买单。我哈哈大笑,说:“在这里,跟我这条地头蛇争啥子嘛?”

吃饭的时候,我同学谈他的爱人,说他的爱人这么多年,陪他一起辛辛苦苦打拼,很辛苦,现在,他喊他的爱人想吃啥子就吃,想穿啥子就买,不要心疼手软。

我笑了,把眼睛看向刘哥,刘哥心里有愧,不敢与我对视,因为他从来都不准我买买买!

我同学又说他的女儿想要一架钢琴,却这样对他说:“爸爸,你给我买一架钢琴,不要太好,撇一点都行。”最后去买钢琴的时候,还是把那架最贵的钢琴抬了回去。只是免得以后后悔,后悔早晚就得买那一台贵一点的了。一次到位不给自己留遗憾。还有上次去给女儿买车,去的路上打算买一辆十万左右的,最后东选西选,买了一辆20多万的。

我觉得这个就是亲爸爸的样子,对儿女都是倾其所有。但是,我同学又说:“现在,我的爱人在女儿家里,帮女儿带小孩,我对我女儿说:你的这个保姆有点贵哦,她帮你带娃娃就可以了,你不要喊她洗衣服,如果,你给她安排事情太多了,累到了,我就把她领回家了哈,不帮你带娃娃了,娃娃你们自己带。”

不得了,我同学身居两角,好爸爸,好老公都是他。

下午,我上班之前,我的同学就走了,回郫县了。临走之前,在超市给我买了很多苹果。本来想喊他多耍两天的,他不。本来高燕还说了晚上请他吃火锅的。下午刘哥打电话来问我是不是他先去接了同学然后去高燕家?我告诉他我的同学都回郫县了。

刘哥遗憾的说:“哦豁,本来想跟你同学去高燕那里混饭吃了,又泡汤了。”

我说:“中午的菜,我打包了,你回去热了吃嘛。”

老同学

这段时间很不开心,我仔细数了一下,我有十多篇日记审核没通过了。不过,生活啊,也不是天天不开心。这不,上班时间,接到老同学的电话,说他从郫县来我这边耍,准确的说,他出差顺道来看我。我一半开心一半愁,开心的是君从故乡来;愁的是,我还在上班,恰逢上面领导下来检查,我正身前身后的拍工作照,我的心里像猫抓一样。我打电话,喊同学把车停在好吃街附近,先找个地方喝茶,我下班就过去。

知道这样对待娘家来人,很不礼貌,但是又没有更好的办法。好不容易等到下班,我骑电瓶车飞一样的往好吃街赶,等红绿灯的时候,我打电话问同学中午想吃啥子?火锅还是中餐?同学很客气说吃不吃都不要紧。我说:“你难得来,不能一见面,就你好我好大家好就饱了,总是要吃饭的。你说吃啥子,我们就吃啥子。”

他说:“那就中餐嘛,这段时间我胃不舒服。”

我马上打电话给刘哥,喊他中午带上垆子回来吃饭,我同学来了,我们去进馆子,喊他先去接我同学,并把同学的电话号码发给他。刘哥答应了,我又打电话喊胖子回来吃饭。

按道理说,应该是刘哥先接到我同学。可我到了餐馆楼下,也没有看见他们,我刚想打电话问。我同学就打电话来了,他笑了说:“德立,你给我发的啥子位置啊,你老公都找不到。”

我马上联系智商超低的刘哥。等他们见面后再东转西转来饭馆的时候,我都把菜点好了,五个人,四菜一汤。

好久不见,大家都很高兴,想到今天是5月20号,和老同学一起过,还是很高兴的,喊胖子给我照相,照后,胖子对着相片笑着说:“我妈的眼睛都落到菜碗里了。”这个娃娃一点都不懂事,尽说大实话。

同学告诉我说,我们班上有好多男生都不在了,有好几个是优秀生。刘哥插话说:“何德立,你一定不是优秀生,你就是一个祸害,祸害千年在。”

踩痛脚

□朱文建

要把对方打痛当然就是指到伤口来一火,保证打得对手哇哇大叫,而踩痛脚就是最简单最有效的行为。

以前读小学的时候,那阵条件差,好多娃娃都打光脚板,冷天也是这样子,没得鞋子穿,只有穿肉皮鞋。脚冷得通红,要不就裂起娃娃口。那天,一个打光脚板的学生就跟一个穿鞋子的人打了起来。这个就不是经常说的,打光脚板的不怕穿鞋子的,而是穿鞋的不怕打光脚板的,打起架来专往痛脚上踩。一脚踩下去就见效,光脚板流出血来,咧起嘴巴痛得脚都提不起,只有乖乖投降,哪有还手的机会。

踩痛脚引申出来的意思,就是专门揭老底,也就是抽底火,遇到专抽底火的最恼火。

老憨跟林老表的关系也还不错,路头路尾见了都老表老表的招呼,经

常在一起喝酒打牌。林老表原来是综合治安队的队长,这是个很吃香的职务,哪个出摊占道,要搞个啥子店庆活动,都要他点头同意。还有哪个的电瓶车火三轮遭挡进去了,取车也要找他。当然这些都不是白帮忙的,天下没得免费的午餐,都要送点礼才摆得平,几百千把块钱是家常便饭。有一回老憨的一朋友的娃儿飙改装的无证摩托遭挡了,找到老憨高矮要帮个忙,老憨拍着胸口说没得问题,老表就是管这个的,招呼一声就是。

结果林老表照样吃了他朋友的几百块钱,老憨找到林老表说,老表,你也太不落教了。老表解释说他都没来头,但其他的人总要打点,话也不要拿给人家说嘛。老憨想想也是这个道理,好在把车取出来了,没有没收就算是万幸了。

林老表一干就是十多年,前两年他主动辞职不干了,一天到晚没事,就跟老憨几个一起坐茶铺喝茶。老表出手也大方,茶钱管了就是,喝了茶中午又去杀馆子(进馆子),同样把钱开了,整得人家多不好意思,老憨说没来头,我们老表大方得很。

那天几个人又在一起喝茶,看老憨抽的就是十多块钱的烟,就蹭盾(扁低)说,操得戩(孬),这个烟都拿出来散。人大面大的,老憨也不计较,说当然自己操得戩,哪敢给他比,林大队长嘛。

林老表批他尽说X话,自己早就不是啥子队长了,闲人一个。又说老憨,还守啥子烂门嘛,挣得倒几个钱,要不来嗦!平时都开惯了玩笑,老憨也没有想那么多,就说,算了,哪个敢给老表比,你当然不缺钱啰,当那么久

的队长吃了好多钱,肯定用都用不完了。漏点须子给我们都舍不得,真的是越有就越抠。

老憨一不注意就踩到了老表的痛脚,林老表一下就毛了,指到他说,你娃不要乱说哈,你看到我吃的钱,把话说清楚。这是开不得玩笑的,万一遭查到了就脱不了爪爪。老憨也不虚火,说他还吃少了,朋友都吃了几百。林老表气得脸都青了,大骂爬你的,我没得你这个老表。老憨寸步不让,哪个稀奇你这个老表。两个人大吵了一场,侧边人劝都劝不住。

过后两个人真连老表都做不成了,路上碰到了都把脸车(扭)到一边,再也不老表老表地喊了。有人说老憨,你踩到老表的脚了,他咋个安逸嘛。老憨说背时,哪喊他要吃钱,阎王爷不嫌鬼瘦,啥子都要啄一嘴。